



西夏学 第5辑 2010年9月

Xixia Studies, Sep. 2010, Vol. 5

武威石城山出土西夏卜骨考证

孙寿岭 于光建

摘要: 通过实地考察,文章对武威西营石城山发现的卜骨断代问题提出了质疑,笔者认为此次石城山出土的卜骨是羊胛骨,其时代属性应该是西夏羊胛骨卜骨,而非媒体和有关专家认为的新石器时代卜骨。

关键词: 石城山 西夏 卜骨 占卜

石城山位于武威城西三十公里的西营河口南侧,亦名石城关。东临西营头沟,南靠逃军沟,西依西营二沟,北伴西营河。因山上有自然形成的石城而名。山势险峻,鬼斧神工,易守难攻,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石城山在西夏时期叫做西峡谷,是六谷之一。现在还有老人叫西夏谷,说它是西夏国的军事堡垒。西夏为了防御六谷吐蕃的入侵,曾在石城山上筑寨设堡,砌石垒垛,驻兵扼守。山上山下寺庙林立,天城寺、泰宁寺、娘娘殿、龙王庙、财神阁、黑虎殿、营盘城、闾门栅子、阴抓栅子等遗址犹存。

山坡上到处散落着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片、汉代灰陶片以及西夏黑釉、白釉瓷片、碗底。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关石城的战争故事代代相传,延续至今,如杨家将被困石城山、卧马摇铃、白狗驼水、后山逃军等。杨家将虽然未曾到过河西地区,但从传说中道出了历史战争的时代痕迹。

2009年7月,西营乡村民在石城山中修建财神阁平整地基时,出土了一批牛羊骨骼和其他动物骨骼,抛弃于山坡上。松树乡退休干部李忠文先生领着孙子去石城山游玩,在财神阁前发现堆积着牛羊等动物骨头和羊胛骨卜骨。李先生是一个文物爱好者,他给博物馆捐交不少文物及标本,博物馆聘请他为田野文物保护员——博物馆之友。因此,李先生有一定的文物保护基础知识,于是他将这批抛露于野外的卜骨收集在一起,进行了编号:

1号长18.5厘米，有六个炙灼孔；2号微残，长18.8厘米，有5个炙灼孔；3号残，长14厘米，有3个炙灼孔；4号残，有4个炙灼孔，其余均甚残，有一孔，炙灼痕明显。

2009年7月29日《兰州晨报》等新闻媒体以《甘肃武威发现新石器时代占卜祭祀遗物》为题作了报道。¹ 笔者获悉后，找李忠文先生了解相关情况，立即赴石城山考察。到了山前，远远望见雄伟壮观的“城墙”横空出世，真似人工建筑。“城墙”上还残留古代兵将垒砌的石头防卫垛口。到了财神阁，发现财神阁前后有一层层的草木灰，里面夹杂着西夏时期的黑、白釉瓷片及鸡心瓷碗底。不多时，我又在灰层中捡到了一件残羊胛骨卜骨。

通过这次考察，笔者认为这批羊胛骨卜骨不是新石器时代的。首先从质地看，所有卜骨白净光亮，密度大而质重，无早期的变质、皱裂、朽糠、石化现象。地面中也夹杂有一两片四五千年前的动物骨骸，已经糠腐皱裂，如同朽木，一看就清楚这是早期扰乱后掺杂于灰层中的，在这里还有人捡到过铜、铁箭头。此外，这批羊胛骨卜骨发现时所在的文化堆积层来看，这批卜骨所处的灰层中，还有黑釉、白釉等西夏瓷片同时存在，处于同一文化层。通过现场勘查，笔者认为李忠文先生在此处捡到的卜骨应该是距今八百多年前的西夏羊胛骨卜骨，而非媒体所报道的新石器时代卜骨。

据史金波先生《西夏社会》一书，文物工作者曾在陕西靖边县的西夏夏州古城遗址——白城子发现过一残片羊胛骨卜骨。²武威石城山是继陕西白城子之后发现西夏羊胛骨卜骨最多的又一重大遗址。

党项人是西夏国的主体民族，是一个崇拜鬼神的民族，把一切灾祸、疾病都归咎于鬼神，把一切吉祥富贵都归结为天和神的佑护和赏赐。随着党项人的内迁，其宗教信仰的内容也不断增加，他们将很多难以理解的自然现象归之于鬼神，并



武威石城山发现的西夏羊胛骨卜骨

且盛行占卜，崇尚巫术。鬼神崇拜、多神信仰伴随于西夏兴亡的整个过程，而与之相应的巫术在西夏境内十分盛行。所谓“笃信机鬼，尚诅祝”。³ 通常“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西夏语以巫为厮也；或迁他室，谓之闪病”。⁴为了趋吉避凶尽量找出一种办法来卜吉凶，避祸召福，这就产生了巫术和占卜。因此党项人盛行卜术，包括出兵打仗这样的军国大事，在出征前都要先占卜吉凶，看是吉还是凶，吉兆则可行，凶兆则不行。

为此，西夏立国后，在中央政府还专门设置“卜算院”，专门派遣一两名官吏管理佛道

1 张永生《甘肃武威发现新石器时代占卜祭祀遗物》，《兰州晨报》2009年7月29日。

① 史金波《西夏社会》第十二章《礼仪风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16页。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中华书局2003年。

③ 《辽史》卷115《西夏外纪》，中华书局1974年。

教以外的民间宗教信仰，仪式事务，各地方也设置有卜算。⁵ 西夏政府任命的巫师称为“官巫”。占卜是巫术的又一职能，其目的是问凶说吉，解决疑难。占卜在党项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既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深深影响到西夏国家决策政令的通行，特别是军事作战行动。

据史书记载，西夏人出兵打战之前，都要进行占卜，以预测战事吉凶。其方法有四种：一曰“艾勃焦”，即用艾草炙烧羊胛骨，以灼裂的纹路判断吉凶。关于此种占卜方式，宋代科学家沈括在其《梦溪笔谈》又有详载：“西戎(党项)用羊卜，谓之‘跋焦’。卜师谓之‘厮乱’。以艾灼羊髀骨，视其兆，谓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为神明，近脊处为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傍处为客位。”⁶第二种叫做“擲算”，即在地上劈竹子，计算数目以定吉凶。第三种是“咒羊”，即在夜里牵来一只羊，焚香祷告，又在野外焚烧谷火，第二天一早杀羊，羊肠胃通畅预示吉利，羊心有血则意味兵败，这种方法即为《梦溪笔谈》所载之“生跋焦”，曰：“有先咒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则自摇其首，乃杀羊视其五脏，谓之‘生跋焦’。其言极有验，委细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第四种为“矢击弦”，即用箭杆敲击弓弦，以其发出的声音判断胜负和敌至之期。⁷除此以上四种外，还有“立卜石念密咒”的石卜法。这些方法都显示了党项民族浓厚的原始宗教信仰风俗，也是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产物。

甘肃武威西营乡石城山发现的羊胛骨卜骨，正是用艾草炙烧来判断出兵打仗、守城吉凶祸福的，即“艾勃焦”。这些占卜胛骨实物材料的发现，对于研究西夏宗教信仰、军事占卜，乃至意识形态都具有及其重要的资料价值。

(作者通讯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 武威 733000)

5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矫误门》，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第 386 页。

6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 18，中华书局 1957 年。

7 《辽史》卷 115《西夏外纪》，中华书局 1974 年。

